

香港) 燕妮 著

天花乱坠

戏中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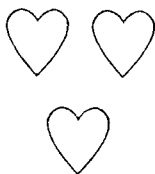


远方出版社



戏中戏坠乱天花

林燕妮 著



1999年1月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王 弋
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天花乱坠戏中戏

作 者:林燕妮 著
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张:7 字数:60 千

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,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数:1-5,5000 册

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1·45

10 元

吴,请与承印厂联系



A

如果真有天生一对。那一定是我和你
因为，只有我俩能够彼此契合

——天衣无缝

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”

安曼思，她此刻若看得见她自己的眼睛，它们准是瞪得大如她前门上的铜环。

“我是你的女儿，我要来和你一起住。”

站在门外的少女一派理直气壮，理所当然。

安曼啼笑皆非，“我没有女儿。”

“你现在有一个了。”

“小丫头，我是单身哩。”

“啧，时下单亲父母的俯拾皆是。”

口才倒不错。

“这一个。”安曼指指自己，“就不是，也永远不笨到去做单亲母亲。”

女孩鼓着腮帮子，挪一挪她肩上的帆布袋，它挂在她瘦而单薄的身上，看起来颇沉重。

责任

再说，你看我有那么老吗？”

女孩嘻嘻笑。“你驻颜有术嘛。”

安曼笑也不是，恼也不是。

“过奖了，但是别说我没生过小孩，我的年纪也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女儿。”

“你几岁？”

这件事加上这个问题，可笑加好笑，安曼于是笑了起来。

“我‘才’三十九岁。”

“我只有十四，而你在我这个年纪怀孕生下我，刚刚好。”

“小鬼，你的算数肯定不及格，还有，相信我，小丫头，我要是怀过孕，生过孩子，我绝不会忘记。”

“记得不表示会承认。”

安曼为之语塞和气结。

“你真的只有十四岁？”

女孩虽然瘦，身材却相当成熟，该成岭的成岭，该成峰的成峰，而年轻自有一种年轻的亮丽，她很漂亮，一双眼睛尤其慧黠聪颖可见。“唉，我有必要谎报我的年龄吗？”

“你也没必要的胡乱认生母吧？”

“你当初生下我时，年纪还轻，你不知所措，太害怕，因此把刚出生、还在襁褓中的我丢给我可怜的爸爸，你逃走了。”

跟真的一样。

天花乱坠戏中戏

“哦，真的？你说说看，你那可怜的爸爸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啧啧，你看，你连他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又怎会记得是我这没妈的孤女？”好刁钻的小鬼！

“你既有个爸爸，算什么孤女？我看你根本说不出来他是谁，因为压根儿没有这个人。”

“哼，你以为我像孙悟空，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那你是什么？石头娘娘？”

“别扯上我，我和你没关系，报上你可怜的爸爸的大名来。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

安曼早料到她会如此回答。“我就知道。”

但她还没完呢。

“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，你遗弃了我多少年，老爸就含辛茹苦了多少年，现在该你尽尽为人母的责任和义务了，你不能再把我也丢回去给他。”

她越说越像有那回事了。安曼真的张口结舌，哭笑不得。

只听她又接下去说：“况且，你当年无情的背弃他而去，令他痛不欲生，他恨你入骨，你知道他的名字，你也没法去找他，他不会见，也不要见你。”

安曼翻翻眼珠，“你若不是想象力超级丰富，就是个说谎专家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怎么得了？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用这一招行走江湖骗吃混住有多久了？”

女孩瞪起乌黑圆溜的眼睛，“太侮辱人了！你侮辱的

林燕妮作品集

不是我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的卵子和老爸的精子相遇而孕育了我，我是小混混，骗子，你们俩成了什么了？”

嘿，不仅刁钻，且尖嘴利舌呢。

“听你说话，你是受过教育的……”

“那当然，我年纪虽小，可是饱读诗书的，老爸家教十分严格。”

她一把蓬松长发用彩带扎在头顶，染得又是黄又是红的卷发倒垂下来，好似顶着一蓬彩色大麻花卷，身穿红色贴身T恤，一件紧紧包着她浑圆臀部的水洗牛仔短裤，脚上的袜子好几层，五颜六彩，运动鞋一只蓝，一只白，鞋带一边红黄，一边橙黄，双手十指只涂着不同色的指甲油，巫婆的魔爪都比她的简单好看些。

“唔。”打量完，安曼点点头，“你这副穿着打扮，是很符合令尊的严格家教。”

听了她的讽刺，女孩脸孔涨红。嗯，还不算太无可救药，至少晓得难为情。

“为了找你，我日夜奔走，跋涉千山万水，没得好吃好睡，脏衣服脱了又穿，穿了又脱，不得已才把最后剩的比较干净的衣服拼凑着穿。”她辩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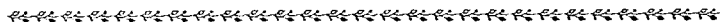
够了，安曼决定，帮助一个迷途，无家可归，或离家出走的孩子是一回事，被一个小滑头骗是另一回事。

“看来你只好继续你的万里寻母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”

她的她在这胡言乱语半天，已经够荒谬了。

女孩机灵的在她关门之前，一脚踏进门槛。

天花乱坠戏中戏



“哎呀，你夹断我的脚啦！”

安曼扶着门，动也没动，静静看着她。

“小鬼，我还没关门呢。”

她毫无羞惭地回瞪她，“你当真不认我？”

太过分了，居然用起威胁的口吻来。

“听着，你最好乖乖回你父母身边去，做个好女孩，以你的聪明智慧，又长得漂漂亮亮，千万不要被聪明误，女孩子家一个人在外面乱闯，万一发生事情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你既然饱读诗书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“你用不着教训我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见了亲生女儿，认都不肯认，还训人？”

安曼板起了脸，不再和颜悦色。

“我看你不像坏孩子，好意忠告，你爱听不听。你要嘛自动离开，否则我报警了。”

女孩默默看她半晌，把脚收了回去，安曼关上门，加上拴链，不再理她。

回到起居室，安曼拿起被订断前看了一半的剧本，但是她无法再专心一意。

这么巧，在目前正在拍录的这出戏。“她是我妈妈”中，安曼饰演一个不肯认生母亲的角色，和门外女孩的自编自导自演，正好相反，相映成趣。

小鬼不知走了没有？

哎，管她呢，小丫头八成是赌气离家出走，一个娇生惯养，任性的青春少女，满脑子古怪幻想。

为什么找上她？

林燕妮作品集

简单，安曼拥有不少青少年影迷，一年前她在一出戏里扮演一个律师，专门协助没有家或得不到家庭温暖的青少年们，俨然是青少年心目中的罗宾汉，那些热情的孩子常写信给她，安曼都设法抽空亲自回覆，从不假手经纪人或其他人，这里面不乏要认她做义姐的。

但把她认做生母，且一口咬定，这还是头一遭。

而且找到她的私宅来了，神通广大！一般影迷的信都是寄到电视公司，再转到她手上，安曼发现她又开了前门，小丫头没走，坐在门廊前的阶梯上，她一点也不意外她还在。

“小鬼，你怎么还没走？”她说，口气温和。

女孩背对着她，没作声。

安曼走过去。

“你是不是住得很远？身上没钱了吗？我借你好了。”

依然不吭声。

“或者你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，我打给家人，请他们来接你，保证回去后不处罚你，如何？”

没有反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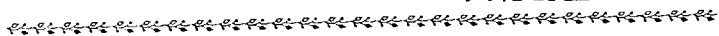
“咦？刚刚还口若悬河，能言善道，一下子变成哑巴啦？”

还是没反应。

“我们做朋友好不好？做姐妹也可以，我认你做妹妹好了。”

女孩肩膀一耸一耸的，鼻子吸着气。

安曼到她前面蹲下来。



“哎呀，泪流满面的，你哭什么呀？”

真要命！

女孩抬起头，泪眼汪汪看着安曼手上的冰茶。

“跟你说了半天话，口渴舌干的，你却只顾自己，好自私。”

安曼好气又好笑。

“为了口渴哭成这样？真有出息，喏。”

女孩接过杯子，仰着脖子咕噜咕噜牛饮，喝得涓滴不剩，喝完，空杯子还给安曼，用手背和手掌抹干眼泪，化啼为笑。

“你的柠檬茶做得还算差强人意。”

哟，她还挑剔呢。

“真的？不好意思，委屈你了。”

她咧咧嘴。“除了柠檬茶，你还会不会做别的？例如可以咀嚼的食物。”

安曼叹口气，“饿了就说饿了，咬文嚼字，装腔作势。”

“饿了，有没有吃的？”

小妮子挺会顺着竿子往上爬。

俗话说得好，请客容易送客难，何况她是不请自来的小赖皮。

“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吃饱了，你得乖乖回家才行。”

“行。”她高兴地一跃而起。

这么干脆?! 安曼不免有些狐疑，可是，反悔来不及

了。

女孩欢欢喜喜跟她进屋，眼珠子闪亮地滴溜溜打转，教安曼有些担心自己是否引狼入室，她立即纠正她的多疑，小鬼再怎么鬼，毕竟是个孩子。

“哗，真够气派，这些装璜和家具很贵吧？”

“它们只是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很不同凡响。”

“你是说它们不过虚有其表，就像一些表里不一的人一样？”

安曼再次怀疑她是否真是十四岁，不论如何，她绝不是个普通流浪儿，她有可能是个大麻烦。

“厨房在这边，小鬼，对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是厨房啊？哇，比我以前的房间足足要大上三倍，我住的那根本连房间都不算，没有窗子，又暗又小，像个黑洞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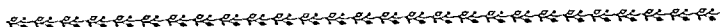
“接下来你要告诉我，你可怜的爸爸娶了个凶狠的继母，欺负、虐待你，叫你做苦工，不给你吃饱穿暖，逼得你离家出来寻母，而所受的苦都是我的错。”

“噢，我可没说哦，不过既然你良心发现，我可以考虑既往不究，只要你现在开始补偿我。”

她大摇大摆移开餐桌旁的椅子坐下，等着享受她的“补偿”。

安曼摇摇头，打开冰箱，但愿让她饱餐一顿之后，她会乖乖离开，不过安曼有个不好的直觉，这小妮子没什么容易打发。





“她会到哪去呢？”

展令方着急但冷静的在客厅里踱方步，这个问题，过去二十四小时里，他对着空气问了不下千百次了。

尤百珍，他的好友，继续对他发射连珠炮。

“你这人还真能忙里偷闲给自己找事做，一个单身汉，好端端的弄个半大不小的女孩在家，你自找麻烦也就罢了，还把我给拖下水，说得好听，是临时保姆兼心理助理监护，分明是当的下女，那小鬼多难缠呀！做你的朋友真够倒楣……”

“照片没拿走，她应该不会走太远。”令方喃喃，把百珍的聒噪牢骚全当耳边风。

“什么照片？”

照片在他手上，他递给她。

“珊珊视它有如护身符，她不可能忘记带走它。”

照片里一名容貌姣美的少妇，怀抱着一个大约一岁的小女孩，少女美则美矣，神情却带着幽怨和愁绪，小女孩明眸皓齿，笑得天真烂漫。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珊珊的妈妈。”

如果珊珊说的是实话的话，问题是，她的话十句有七、八句是谎话，另外两、三句则半假半真。

“好漂亮。咦？”百珍仔细端详，“这个女人好眼熟，我好象见过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令方上燃起了一线希望，百珍是他前任女友，两人分

林燕妮作品集

手后维持良好友谊，当令方这位刑事律师忙不过来，一通电话，她立刻拔刀相助，尽管她嘴上不饶人，爱叨叨念念，却是心细如丝。

“快想，你在哪见过她？”

“别吵嘛，我正在想，你没看见吗？”

百珍最大的缺点是，临到紧要关头，她该记住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。

想了一会儿，她摇摇头。“想不起来，就只觉得好面熟，而……”她把照片拿得更近些，“感觉上好象天天看见她。”

令方气得跳脚，“天天看见怎会想不起来？”

丢给他一记大白眼，“你出钱雇我看着她了吗？我每天要看见那么多人，人来人往的，哪记得住她们每一个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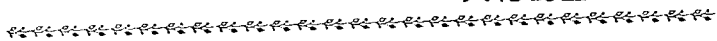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到你店里买过东西？”

百珍开了个小精品店，专卖女性名贵香水和名牌内衣。

“她若是那小鬼的妈，能买得起我店里的东西，还让女儿沦落到要你这个青少年辅导中心的义工来收养，难怪小鬼要跳家了。”

“我没资格收养她，只是中心客满，一时没地方安置她，我暂时让她住我这，等中心有床位空出来，或有人愿意领养她……”

“呵，那你可有得等了，等有人领养她？哈！你这间在七楼的屋子都关不住她，中心一张床能奈她何？你慢慢等吧，我可是要……哎呀！”看看表，百珍哀叫一声。



“耽误了你的约会了吗？”令方十分过意不去。

这一整天他到处到可能上去找珊珊时，百珍就待在这，以防女孩回来或打电话来。

“这件事误了，比约会还重要哪，我现在回去，准来不及了，在你这儿看完再走吧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又一记大白眼。

“看电视，大律师，难道看你不成？咱们相看不厌的时候早成过去式啦。”

令方讪讪一笑，“看什么节目这么重要？”“‘她是我妈妈’”。

“你妈妈今晚上电视？一台？做什么？”

“‘她是我妈妈’是连续剧啦！”

“哦。”

连续剧？令方摇摇头。

“你儿时迷上连续剧了？”

“你不知道‘她是我妈妈’？”

百珍的口吻仿佛他忽略了一件国家大事。

“我对连续剧没有兴趣。”

“哎呀，这出戏红得不得了，家喻户晓哪，尤其女主角安曼，演技真是一流，她十岁就被养父强暴，十二岁时养兄也玷污了她，十四岁就怀孕生了个女儿……”

令方皱皱眉，十四岁，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。

百珍热切地往下说：“她养父把女婴给卖了，同时把她也卖给一个年纪比她养父还大的男人做老婆。那老家伙

林燕妮作品集

年纪虽大，却精力旺盛，一天强暴她好几次……”

令方手阻止她。“省掉细节好不好？”他觉得惨不忍听。

“细节才精彩嘛。”他悻悻的咕哝，却不减的兴致。“总之，她最后无法忍受第一任丈夫的兽欲，把他给杀了。”

“她杀了他？”

“他不仅把她当性器，他天天酗酒，醉了就对拳脚交加，而且为了防止她趁他不在时跑出去，他出门前用铁链把她拴在床上，她后来就用它把他勒昏，然后拿菜刀砍了他。”

“畜生，该杀！”

令方扣得血脉偾张，一时忘了自己是律师。

“她还是被判了刑，他们说发她杀人的手段太残暴。”百珍气横填膺，“幸亏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再三为她上诉，总算在坐了四年牢之后救她脱离牢狱。”

“她的行为是自卫杀人，照你说的，天天挨打受虐，不会无伤可验，仍坐了四年牢，她那个律师还不够好。”

“别吵嘛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律师对她由怜生情，他们结了婚，可是她受尽创伤，没法和他过正常夫妻生活，一年不到，他们离婚了，不到半年，他又娶了另一个女人。”

“不会是另一个怜生情的客户吧？”令方讽刺地问道。

“哎，管那个律师干嘛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”

“喂，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”

“听我说嘛，他没有学历，又坐过牢，为了生活，她

只好去酒廊上班，没多久又落入另一个人面兽心的男人的魔掌……”

“这个女人怎地学不乖？”

百珍不理他的打岔，兀自往下说：“二十岁以前，她堕了三次胎，被拐骗、绑架、凌虐、强暴，所有女人可能遭遇的不幸，她全部经历了，天底下有比她更悲惨的女人吗？”

百珍激愤得声泪俱下，令方频频为她递面纸。

“你说嘛，可怜不可怜？”

令方同感不平，深感同情，但是——

“奇怪，你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？你说的这个安曼，是这出谁的妈妈的女主角？”

“中啊，她简直成为现代女性的典范，哎呀，光顾着和你说话，都开演老半天了啦。”

安曼如今是个名演员，她那些不幸，丑恶的过去，照理说，应该隐藏都来不及，演艺圈不是最注重形象吗？何以反倒把一段黑暗的历史拿来诸于世？

令方由律师本能升起的疑惑，转瞬间便为男人本能所取代。

萤幕上一个仪态高雅、姿容绝尘的女人，吸引住了他的全副注意力。

“就是她！就是她！她就是安曼！老天，你看她多美呀！”

就是她？令方意外的怔住，这么年轻？那张雅致的脸庞，哪里有沧桑的痕迹？只除了显现在她黑瞳的中冷漠，

林燕妮作品集

及动人的笑容中那一抹几难察觉的残忍和无情，这些有可能是历练自悲苦岁月的遗迹。

“根本报道统计，是全国百分之九十的男人的梦中情人，家庭主妇的情敌，上班族女性的最爱，曾受男人欺凌的女人的偶像，男人都心甘情愿被她勾引，女人都希望变成她。”

令方没有在听，他全神贯注于那张动人心魄的美丽脸庞，忽然，他也觉得她十分面善，但如此的美人，他若面对面见过，他绝不会忘记。

把照片放在茶几上，他倾身向前，好看得仔细些。

照片！

令方抓起照片，看看安曼，看看照片上的少妇，再看看安曼。

老天！

他拿着照片，贴到电视旁，和特写镜头下的安曼对比。

“喂，你挡住我了啦！还说对连续剧没兴趣……”

“百珍，你来看。”

“看什么呀！正到精彩的……”百珍顿住，眼珠子在萤幕和照片间转来转去，“哎呀，上帝！”

“怪不得你觉得眼熟，天天看，不熟也给你看熟了。”

“怎么这么像？不会……难道……”

百珍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，令方自己也差不多。

安曼莫非就是珊珊的生母？

“珊珊一定也看了这出戏。”百珍喊。